

我與女作家陸晶清

(本文插圖刊第46頁)

●王映霞

山谷中長青不老松

上海西南隅是高級住宅區，樓宇林立，環境優美。在普希金紀念碑附近一條幽靜的街道旁，屹立着一幢小巧玲瓏的洋房，門前繁花似錦，樹木蔥蘢。室內窗明几淨，纖塵不染，陳設着好幾盆怪石嵯峨的盆景和流光溢影的花卉，清香四溢，終年不斷，可見這屋的主人是非常愛好花木的。桌上還安放着一隻隻姿態各異的瓷質小鹿，有坐的、有立的，也有斜臥的。不知道內情的來訪客人可能會認為屋主是一位雕塑收藏家呢！

在靠窗的一隻大寫字檯上堆放着雜亂無章的書籍、報刊和文房四寶。桌前坐着一位頭髮斑白的老婦人，她耳朵聾了，眼睛花了，却佝僂着腰，一手拿放大鏡，一手拿原子筆，在孜孜不倦地『爬格子』，寫得很慢，一個字、一個字地寫，看來她寫字很吃力。她是誰？是二十年代就馳名文壇的女作家、魯迅的得意門生陸晶清教授。

二十年代的女作家本來就寥若晨星，祇有陳衡哲、凌叔華、許廣平、黃廬隱、石評梅等人。日曆翻到九十年代初，除了凌叔華在臺灣以外，

大陸上健在的祇有冰心和陸晶清兩人。冰心因健康關係，早已擱筆，而陸晶清却依然在文藝園地裏耕耘，她從事寫作生涯，屈指已達六十多個春秋。最近，上海《聯合時報》和《上海老年報》分別刊載了對她的採訪記，都稱她為『並非曇花一現的人物』或『山谷裏的長青不老松』，這不是溢美之辭。

素箋散文婉轉動人

我與陸晶清相交已有幾十年，完全有資格稱為老朋友了。我之認識她是由於郁達夫的關係。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一日，我與達夫結婚後，因房子無着，就在北火車站附近的普通旅館裏過了一個月的生活，正如達夫所說的『日日癡坐在洞房』。說來很寒倫，這就是我們的蜜月了。居住旅館總不是長久之計，於是租賃赫德路（今名常德路）嘉禾里前弄，作為暫時棲身之所。郁達夫對這個住所所有過一段描寫：『小屋的租金每月八元。室內設備簡陋到了萬分，電燈電扇等文明的器具是沒有的。』

但是『室雅何須大，花香不在多』，屋子雖

小，來客却很多，主要是青年作家，如姚蓬子、丁玲、沈從文、施蟄存、徐志摩、王禮錫等人都是蝸居的常客，可說是『談笑有鴻儒，往來無白丁』。王禮錫先是『孤家寡人』，一個人獨來獨往，後來有幾次偕同陸晶清一起光臨舍間。

我在認識陸晶清之前，早已拜讀了她的大作。她於一九三〇年由神州國光社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《素箋》，扉頁上寫有副題『致幾個似曾相識者的信』。全書收錄書箋十封，當然這不是真正信件的實錄，祇是以書箋的形式來寫散文而已。這些散文寫得婉轉動人，真摯樸素，既有童年回憶，又有愛情的篇章。我讀得津津有味，這些信箋好像是寫給我的，所以我也算是她的『似曾相識者』之一了。郁達夫也很欣賞她的散文，說她的散文筆觸細膩，意境深邃，有似天上飄動的浮雲，有似山中潺湲的溪水，與其說是散文，不若說是新詩。我對此亦有同感。

可愛小鹿飛絮才女

陸晶清和王禮錫結婚後，定居於上海。郁達夫最愛秋天，說：『這是最有聲色的時候了。聲

是秋聲，色當然也是秋色。」一九三一年秋季，有一天，我和他一起去看望陸晶清夫婦。她們的住所極為寬敞，陳設也很講究，傢具全是新的，與我們的蝸居相比，不啻天壤之別。這是第一次見到陸晶清。她個子矮小，而丈夫則身體魁梧，所以兩人出門時，陸往往腳登很高的紅色高跟鞋。她的丈夫王禮錫是我早已認識了的，他忙把夫人介紹給我：『這是小鹿，你喊她小鹿好了。』當時，我們都很年輕，祇有二十幾歲，喊她小什麼小什麼的，似乎不夠禮貌，於是謙遜地低聲叫了她一聲：『陸大姐！』然後又說：『你的大作，我已拜讀過了，寫得很好。雖然今天我們初次見面，但神交已久，我可說是你的知音了。』

陸晶清具有少數民族的氣質，豪爽、豁達，便莞爾一笑，對我說：『我的年紀與你差不多，怎麼做你的大姐呢？還是喊我小鹿罷！』我愣了一下，不知如何稱呼她才好。正在尷尬之際，王禮錫忙對我作了一番解釋：『我說的是小鹿，不是小鹿。她姓陸，與鹿字的讀音相同，性情又喜歡梅花小鹿，於是她以小鹿作為自己的筆名。』至此，我恍然大悟，原來是『鹿』而不是『陸』，我說：『今後我喊你為小鹿姐罷！』王禮錫夫婦非常好客，『主賢客來勤』這句話，說得一點不錯。我和郁達夫剛坐下一會兒，又有幾個朋友來了，其中有些是我認識的，如邵洵美、沈從文、葉永蓀之輩，有些我從未見過。他們無論男女，都喊陸晶清為『小鹿』。

自從這次見面以後，我與陸晶清經常往來，相處很好。她是知名的作家，但平易近人，喜歡

與我拉家常，因而我得知了她的身世。

一九〇七年，陸晶清出生於昆明，白族人，原名秀珍。成年後，她覺得原名有點『娘娘腔』，便改為現在的名字。她的乳名叫『小丁』，小丁即『小釘』。她的兄弟連連夭折，父親爲了留住她，在她的牀頭敲上一隻大釘，取名『小丁』。

她父親是個買賣古玩商人，較有資產，但讀書不多，祇能背得幾首唐詩，一有空暇，就唸幾首『牀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』之類的詩句。陸晶清在五歲的時候，父親教她讀唐詩。雖然小晶清不懂詩句的含義，却能搖頭擺尾，唸得琅琅上口，父親聽了，非常歡喜。有個老學究竟誇大其辭地說她有『飛絮』之才。

愛好新詩綠屋懷友

後來，陸晶清進了雲南女子初級師範，因爲讀書用功，成績優異，頗得教師的好評。一九二二年秋，考入北京女子師範大學。就當時來講，這是一所較爲進步的學校。『五四』運動以後，中國文壇上出現了一種新詩，胡適的『嘗試集』和郭沫若的『女神』相繼問世。因爲它在形式上採用與口語相接近的白話，並衝破了舊體詩詞的模式，可以不押韻，也可以不限字數，所以很得青年學生的青睞，陸晶清這位姑娘尤其愛好新詩。

該校圖書館所藏的詩集，她幾乎本本都讀過，一遍、二遍，甚至五、六遍，而且把心愛的詩句抄錄下來，訂成兩厚冊，題曰『我與詩』。一九三三年王禮錫的詩集『市聲草』出版時，陸晶清

就以『我與詩』爲題，替他寫了一篇序文。

在讀書期間，陸晶清就開始寫詩，並在北京的『晨報副刊』和上海的『語絲』雜誌上陸續發表。這時，她興奮極了，你想，把自己的姓名登上報刊，怎麼能令人不高興呢？由於老師魯迅的鼓勵，她曾經編輯過『晨報副刊』附印的『婦女周刊』。魯迅在給學生許廣平的信中說：『晶清雖則自己未能有等身的著作，除新詩外，學理之文和言情小說，似乎俱非性之所近，但她交遊廣，四處供獻材料者多，所以『婦女周刊』居然也支持了這時期。』陸晶清非常崇敬魯迅，經常去看望他，每次寫成一首新詩，總得先請魯迅修改，然後寄出發表。魯迅每有新書出版，她馬上去買一本，以先讀爲快。她一生買過六套『魯迅全集』。抗戰期間，她東奔西走，生活很不安定，但『魯迅全集』却始終跟隨着她，到今天爲止，還有兩套整整齊齊地放在她的書架裏。她說：『我是在魯迅先生的指引下前進的，怎麼能離開他的作品呢？』

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間，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生爲反對女校長楊蔭榆的封建措施，發生了一場波瀾壯闊的風潮，陸晶清也參加了戰鬥的行列。楊蔭榆早年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，聽過實用主義的創始人杜威的課，然而她是一個地道道的復古派，以『寡婦主義』治校，不許學生隨便外出，不許學生接見男客，更不許學生自由戀愛。於是學生羣起反抗，上街示威遊行，搞得滿城風雨。女校長便勾結軍閥政府，使用武力，加以鎮壓。受傷的學生達數十人之多，陸晶清

亦為其中之一，這在歷史上被稱為『三一八』慘案。

慘案以後，楊蔭榆解散了女師大的研究科，陸晶清與女同學石評梅被迫離開學校，租下一間破爛不堪的平房居住。屋內碎磚破瓦，垃圾成堆，似乎已經好久沒有住人了。可是經過兩個姑娘的打扮，這個小屋居然漂亮起來了。室內糊上了綠色的道林紙，室外栽植了花草，室內的綠色和室外的綠色融為一體，看起來倒也饒有情趣，她們便稱為『綠屋』。在綠屋裏，陸晶清寫了好幾篇文章，悼念在慘案中被逼致死的女同學劉和珍。

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，蔣介石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的名義，頒發了北伐動員令，並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。北伐出師以來，不到半年的時間，就打垮了吳佩孚，殲滅了孫傳芳的主力，佔領了半個中國，把革命迅速從廣東推進到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。廣州的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隨之遷至武漢。

陸晶清為大好的革命形勢所鼓舞，再也不能在象牙之塔的『綠屋』裏呆下去了。她趕忙搭車，從北京抵達武漢，進入國民黨中央婦女部主任三等幹事。該部部长為何香凝，設一等幹事六人，二等幹事四人，三等幹事四人，助理幹事六人，並在一等幹事中推選黎沛華為秘書，幹事有劉天素、胡蘭畦、劉衡靜及共產黨人鄧穎超、蔡暢、劉清揚等人。

一九二七年，蔣介石在上海發動『四·一二』事變，實行『清黨』。陸晶清曾經與女同事周

黎珍掩護過一位懷孕的女共產黨人，因而被列入『黑名单』。何香凝得知後，立即寫信給中央組織部說，如果有什麼事，請你們找我好了，不要為難我的部屬。由於這封信，陸晶清沒有遇到什麼麻煩。

不久，寧漢合作，武漢國民政府遷往南京，併入蔣介石所成立的政府，陸晶清也到南京報到。這時，何香凝不滿南京政府，獨自設立婦女部於上海，她自己住在西藏路的一品香旅館。當晚，陸晶清搭車奔赴黃浦江畔，進謁何香凝。何見到自己的部屬一個個安全地來到自己的身邊，十分高興，便自己掏腰包，租賃四川北路海寧路口一家廣東人開設的店舖三樓，作為婦女部的臨時宿舍。後來寧漢合作發生糾紛，武漢政府的高級官員，除汪精衛、譚延闓、宋子文以外，大部分都離開了南京。

婦女部垮臺後，何香凝去了廣東，因為她是廣東南海人。陸晶清在上海舉目無親，找不到職業，生活無着，不得不奔赴江西，依靠一個親戚過日子。在親戚家裏，她過着隱士式的生活，在田野裏散步，在池塘邊釣魚，讀了不少唐詩宋詞，寫了許多新詩和散文，投寄在上海的報刊上陸續發表。

燕爾新婚上野賞櫻

然而她是一隻活躍的小鹿，歡喜跳，歡喜蹦，隱士式的生活過得久了，就覺得淡而無味。一九二八年，她重返北京，仍在北京師範大學肄業，讀書之餘，為《河北國民日報》編輯副刊。這

時，她在北京認識了一位男青年王禮錫。他又名庶三，筆名王搏今，一八九八年出生於江西安福縣王屯村一個破落的封建官僚家庭，父親早故，隨母親寄居於外祖母家。他家境清寒，上不起中學，祇得進入師範學校，因為師範學校是免費的，還有幾元銀洋可拿，當時物價便宜，用幾塊銀洋來應付零用，已經綽綽有餘了。一九二〇年，他以半工半讀的方式，在吉安縣的江西心遠大學讀書，畢業後，執教於江西青原山農業學校。

王禮錫與陸晶清一樣，也是一位詩人，既能寫舊詩，又能寫新詩，曾經出版過詩集，兩人可說是志同道合。『舉手常勞勞，二情同依依』。經過一段時間的往來，他們的心裏悄悄地迸發了愛情的火花。王禮錫幾乎天天去找陸晶清，無論刮風下雨，從未間斷，並經常寫詩寫信給她。『真誠所至，金石為開』，陸晶清的心被感動了，便在自己的臥室門窗上，貼滿了王禮錫所寫的詩句。王禮錫情不自禁，寫了一首《寄小鹿》：

『回憶石家莊，相見天初白。

張目雜驚喜，抱持愛迷失。

身外一無知，僅感兩唇熱。』

他們熱戀到如何程度，於此可見一斑了。

一個春暖花開的早晨，王禮錫正在北京寓所埋頭寫《唯物文學史叢稿》之一的《李長吉評傳》，陸晶清蹣手蹣腳地走了進來，竟連王禮錫也沒有覺得。在寫到告一段落的時候，他搓搓手，偶爾回頭一望，跳跳蹦蹦的小鹿已經出現在眼前了。他趕忙站身來說：『請坐，請坐！我想請你

寫本《唐代女詩人》。凡是「貴性」的作家歸你寫，「散性」的作家歸我寫。你看好麼？」無庸多說，陸晶清自然愉快地接受了對方的要求。後來，王禮錫為《唐代女詩人》作了一個序，其中說：『物觀文學史叢稿本來是我一個人唱獨腳戲，而今已成為我與陸晶清兩人的合奏了。』之後，這兩本書都由上海神州國光社先後出版，獲得了讀者的歡迎。

一九三〇年，王禮錫東渡日本求學，『千里姻緣一線牽』，陸晶清跟蹤而來。翌年的櫻花季節，他們在東京結了婚，並在日本度過了蜜月。蜜月中第一件大事是赴上野去觀賞櫻花。櫻花是日本的國花，千枝萬朵，鮮艷嬌媚。郁達夫很愛櫻花，曾經寫過一首七絕：

『尋春我愛著先鞭，
梢上紅花吐未全。

一種銷魂誰解得？

雲英三五破瓜前。』

觀看櫻花歸來後，陸晶清寫了一篇情文並茂的《日本的櫻花》，此文後來被郁達夫選入《中國新文學大系》的散文集，該書最近又在上海再版。陸晶清獨具慧眼，在文章中說：

『我覺得上野的櫻花真不及北平中山公園的榆葉梅。它沒有榆葉梅那樣嬌艷的姿色，榆葉梅盛開時是燦爛如錦綉，小立花前，使人容易感至沉醉。』

梅花是花，櫻花也是花，仁者見仁，智者見智，我們不必談論它們的高低了。

度過蜜月後，陸晶清夫婦雙雙對對、恩恩愛愛地回到中國，定居於上海。王禮錫出任神州國光社總編輯，並與陸晶清一起，合編《讀書雜誌》，該刊多達四、五百頁，厚厚的一本，中國刊物而能有這樣厚的，實屬罕見。《讀書雜誌》曾經出過五、六期《中國社會史論戰》特輯，執筆者有王禮錫、胡秋原、彭芳華、任曙、王宜昌、朱伯康、朱其華等人。該刊一問世，頓時洛陽紙貴，在學術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。聽說不久前，臺灣出版界將《讀書雜誌》逐期翻印，其學術價值之高，可想而知了。郁達夫不是研究社會科學的，但認為各人不同的見解，在一個刊物上同時發表，這種百家爭鳴的做法，是應該肯定的。

寄居英倫暢遊歐陸

我和達夫在上海住了好幾年，不免有點厭倦，想回到故鄉杭州去住。那裏不僅山青水秀，有着『淡妝濃抹總相宜』的西湖，而且有我的母親、同學和親戚，可以走動走動。郁達夫也有同感，決定移家杭州。於是我立刻寫信給杭州的友人徐葆炎。沒有多久，他就為我們租下了杭州大學路場官弄六十三號的一所舊式房子。

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八日，春雨霏微，和風飄拂，我們全家冒着濛濛的細雨，搭上火車，祇有四小時就到達了風光旖旎的杭州。搬家之前，魯迅一再勸我們留在上海，後來還寫了《阻郁達夫移家杭州》一詩：

『錢王登還仍如在，

伍相隨波不可尋。

平楚日和憎健翮，

小山香滿蔽高岑。

墳壇冷落將軍岳，

梅鶴淒涼處士林。

何似舉家遊曠遠，

風沙浩蕩足行吟。』

我們對不起魯迅，沒有接受他的勸告。郁達夫對於魯迅是有感情的，把他親筆書贈的這首詩始終掛在自己的客室裏。抵杭後，郁達夫寫了一首《遷杭有感》：

『冷雨埋春四月初，

歸來飽食故鄉魚。

范睢書術成奇辱，

王霸妻兒愛索居。

傷亂久嫌文字獄，

偷安新學武陵魚。

商量柴米分排定，

緩向湖塍試鹿車。』

我到了杭州，安排定當以後，寫了封信給上海的陸晶清，說明：『行色匆匆，不及告辭，無任歉疚』，但沒有幾天，信退了回來，附有紙條，上面寫着『此人已離開』字樣。那麼她們到那裏去了呢？好在達夫交遊廣闊，海上文人認識的很多，不久就打聽出來了，原來她們夫婦已經出國，寓居於霧都倫敦。因為地址不明，我一直沒有寫信給她。

後來，我見到《新中華》雜誌和其他報紙上發表了陸晶清的好幾篇通訊，敘述她們在海外的生活情況。她們在倫敦生活得很安定，也很愜意。可惜她們在國內沒有好好學過英語，初到時與外國人打交道，很是困難，鬧了不少笑話。你要買蘋果，店員却給你生梨；你要買稿紙，店員却給你信箋。有一次，她們在西菜館進餐，看不懂菜單，胡亂點了四道菜；結果服務員送來了四碗湯，弄得大家啼笑皆非，十分尷尬。但陸晶清和王禮錫是聰明而肯用功的人，今天學、明天學，隔了一段時間，就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，而且能讀懂英文報刊。我讀到陸晶清這一段文章時，頓生羨慕之心，我能夠有這樣學習的機會，該是多麼美啊！如今我終日與柴米油鹽打交道，人是越來越笨了。

陸晶清的通訊上還說，她們夫婦在歐洲周遊列國，曾經到過巴黎，到過瑞士，到過比利時的布魯塞爾小住，而以倫敦住得最長。在那裏，她們與梅蘭芳、歐陽予倩、徐悲鴻等人交遊。徐還畫了兩枝花和一隻鳥雀贈送給陸晶清。這張珍貴的畫至今仍掛在她寓所的牆壁上。有位江西商人願出人民幣一萬元收購，小鹿不同意說：『我不能出賣友人的情誼！』

山城寫作龍門葬夫

一九三五年冬天，『淒淒歲暮風，翳翳終日雪』。在應酬場合中，我們無意中認識了在西子湖畔作寓公的葛敬恩，他是陳儀的親戚。經他介紹，郁達夫想到福建去混碗飯吃，當時陳儀任福

建省政府主席。他到了福州後，寫了一首詩給我：

『離家三日是元宵，
燈火高樓夜寂寥。

轉眼榕城春欲暮，
杜鵑聲裏過花朝。』

第三年，爆發了抗日戰爭。郁達夫轉赴新加坡工作，我也跟隨到那裏。在新加坡住了十八個月，小吵天天有，大吵三六九。我過不了這種痛苦的生活，一再提出離婚，經郁達夫同意後，我獨個兒乘義大利郵船回國。經過香港，搭機飛往重慶，因為重慶是抗戰時期的陪都。下飛機後，先落腳於白沙，這是一個樹木蔥蘢、微波蕩漾的小鎮。

一切就緒之後，在外交部文書科謀得科員一職。做科員很清閒，喝喝茶，看看報。一天，突然見到《掃蕩報》副刊一篇文章後面署有『陸晶清』的名字。我一問同事，就知道這位女作家原來是這個副刊的主編人『他鄉遇故知』，我興奮得幾乎手舞足蹈起來。第二天，我在大霧濛濛中，爬了幾段山坡，前往李子壩《掃蕩報》社去找陸晶清。問了傳達，得知她是編副刊的，並不天天來上班。承這位傳達的好意，把我領到她的家。

我們一見面，都高興得擁抱了起來，眼睛裏有點兒潮潤，一時說不出話來，因為要說的話太多，千言萬語，不知從何說起。大家鎮定一會兒，我便開口問：『王先生在麼？』她聽了我的問話，眼睛裏忽然落下了眼淚：『早已死了。』我為

之一愕，同情地說：『年紀輕輕，怎麼死了呢？』於是她以顫抖的聲音、悲傷的情緒談述了王禮錫去世的經過：

抗戰的烽火燃燒起來以後，陸晶清夫婦不願再在倫敦呆下去了，便搭輪回國，準備參加轟轟烈烈的抗日活動。抵重慶後，她們被選為郭沫若領導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理事，王還兼任李濟領導的全國戰地黨政委員會委員。

一九三九年，這兩個單位聯合組織一個『作家戰地訪問團』，由王禮錫擔任團長，宋之的任副團長，團員有楊朔、白朗、以羣、李輝英等十餘人。他們一行抵達洛陽後，渡河轉往北岸的條山。

在中條山慰問時，王禮錫心臟病突然復發，趕忙送回洛陽天主堂醫院搶救無效，於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悄悄地離開了人間，時年四十一歲。駐在洛陽的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，撥款法幣二千元，作為治喪費用，葬王禮錫於洛陽名勝龍門，隔伊水而與白居易墓遙遙相望。墓碑是衛立煌寫的，題曰：『詩人王禮錫之墓』。王禮錫的噩耗傳至重慶，文化界人士大為悲慟。陸晶清指指寫字檯上的玻璃板，說：『你看，老舍的詩。』我低頭唸了唸老舍的詩《哭王禮錫先生》：

『洛陽風雨夕，把酒論新詩。

筆動羣魔寂，情來萬馬馳。

斯人竟可死，天道有誰知？

月落終南海，長風飄淚絲。』

至此，我想起白居易《琵琶行》中的詩句：『同是天下淪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識』。既然是天下淪落人，不相識的尚且要彼此同情、安慰、勸導，何況我和陸晶清是多年的老友呢？我拍拍她的肩膀說：『不要難過，誰都有一部難唸的經。現在你是孑然一身。我雖有三子，但離婚後，歸由郁達夫撫育，也是孑然一身。我們真是同病相憐啊！』

一九四五年，張治中兼任《掃蕩報》社社長，並改報名為《和平日報》，派陸晶清為駐歐記者，前往採訪在英倫召開的聯合國第一屆第一次會議的消息。臨行前，我邀約幾個女友在新街口廣東酒家為她餞行。兩三天後，陸晶清就搭上飛機到歐洲去了。之後，她發回了獨家新聞，轟動整個山城。

定居春申筆耕不輟

抗戰勝利後，陸晶清隻身來到上海，先任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，後任財經大學教授，居住於岳陽路。我也從重慶返抵上海，住新昌路，相隔並不太遠，時有往來。陸於一九六五年退休。

一九八二年，廖承志為了撰寫他母親何香凝的傳記，邀請當年婦女部的幹事陸晶清、胡蘭畦、劉天素赴北京工作。胡現為全國政協委員，著有《在德國女牢中》、《胡蘭畦回憶錄》等書。陸在遊覽中，踏空了一個石級，折斷腿骨。廖承志馬上派人把她送往北京第一流醫院，給以最好的治療，閱八個月而告愈。她便回到上海。

陸晶清雖是雲南人，但在上海居住的時間最

久，先後達四十餘年。她以耄耋之年，仍勤於筆耕，寫了《在何香凝先生身邊》及許多海外稿件，最近在撰寫自己的回憶錄。

她自奉極儉、不喝酒、不看戲、不講究衣著、不追求美食。二級教授的薪水，為數不少，但至今兩袖清風，家中連電冰箱、彩色電視機都沒有。為什麼會這樣呢？因為大部分的錢都用在別人身上去了。

她僱過一個小姑娘做保姆，聰明伶俐，老實誠懇，就送小保姆去讀書，所有費用由她負擔，直至姑娘出嫁為止。有一個老傭人，年逾古稀，不能做什麼事，但迄今留在自己的家裏，依舊按月給以工資。我對小鹿之為人，瞭解較深，對她說：『小鹿，我贊賞你的詩歌，贊賞你的散文，可是更贊賞你的為人。』她有一顆多麼善良的心啊！

歡迎多加利用。國際快捷郵件

一、優點：國際快捷郵件是一種特別加速處理的郵件，可在預定時限內送達收件人，速度比一般航空郵件更快。以距離最近的香港為例，由我國寄出，第二天即可投遞。又如較遠的瑞典，在第四或第五天亦可送達收件人，既快速又可靠，歡迎工商各界利用。

二、通達地區：美國、日本、香港、澳門、韓國、英國、愛爾蘭、加拿大、西德、法國、奧地利、荷蘭、比利時、盧森堡、丹麥、挪威、芬蘭、瑞典、瑞士、西班牙、葡萄牙、義大利、土耳其、希臘、塞浦路斯、哥倫比亞、巴拿馬、厄瓜多、玻利維亞、委內瑞拉、哥斯大黎加、墨西哥、烏拉圭、巴拉圭、巴西、智利、阿根廷、澳大利亞、紐西蘭、南非、吉布地、多哥、貝南、獅子山、象牙海岸、埃及、以色列、奈及利亞、馬利、塞內加爾、肯亞、沙烏地阿拉伯、科威特、巴林、卡達、阿曼、阿拉伯聯合大公國、約旦、新加坡、泰國、馬來西亞、印尼、索羅門羣島、瓜地馬拉、薩爾瓦多、宏都拉斯。

三、可寄物品：快捷郵件服務範圍廣及資料傳遞、商情溝通、帳表彙集、契據交換等。因此舉凡商業文件、貨樣、商品、電算機資料及其他文件資料等，一般均在交寄範圍內，詳情請向有關郵局洽詢。

四、資費：寄香港、澳門快捷郵件初重二五〇公克僅收新台幣一百八十元。其餘按路程遠近，每件初重五〇〇公克收費自三四〇元至四六〇元不等。續重以後，降低收費。

五、收寄郵局：各大郵局及工商業發達地區之支局均可辦理。

六、詢問服務電話：台北（〇二）三一五五三四。台中（〇四）二二四三四六。高雄（〇七）二二二五九一。